

把爱穿在身上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文广新局 曹学林



二,缝缝补补再老三,就是到最后破得不能穿了,还要拆成碎布,用于补补丁或糊成浆子布纳鞋底。没奈何,妈妈只好找出一套稍新一点的衣裳。发现袖子上有一小块裂口,妈妈找出针线在灯下一针一针地为我缝补。补好后,又将衣服摊在桌上,用盛满开水的搪瓷杯来回烫,将一些皱皱巴巴的缝口熨平。我的母亲在为我做这些的时候,神情是那样专注。我好感动,我的眼中有湿湿的泪流出来。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每当这时,我格外地想念我的母亲,想念我那虽然贫穷但却温馨的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母亲为我缝补衣服的情景,我恨不得立即回到母亲身边。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一个多月,绘图工作告一段落后,县卫生防疫站放我几天假,让我回家一趟。同时,发给我一个月工资。当从会计手中接过我生平第一笔工资时,我的手竟有些发抖了,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啊!这是我自己的钱!这是我用劳动换来的钱!我紧紧攥着这笔钱,生怕谁抢走似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要用我第一次挣得的钱,为妈妈买一件衣服!我的勤劳而善良的母亲,自打我懂事时起,可从来没有添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啊!

我直奔百货商店,在布匹柜前,千挑万选,终于为母亲买了一块的确良布料。售货员为我用纸包扎好。想象着母亲拿到布料时高兴的神态,我幸福极了。

我开始踏上回家的旅程。从县城到我家三十多里,有公共汽车可坐,但我实在舍不得花几角车票钱,我要跑回家!

许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这一次的步行时,我都激动不已,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的一次长途步行。然而这唯一的一次,却够我回味终身。它所带给我的力量也将使我足以克服人生旅程上的任何艰难困苦!

那一天,我走了四个小时,从中午一直走到傍晚,从日在中天一直走到日落西山。当我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终于一瘸一拐地回到家时,一家人都喜出望外,像迎接贵宾一样。知道我是跑回家的,母亲心痛得不行,执意要我脱下鞋子,让她看看,脚板有没有磨出血泡,并且立即烧了一盆热水让我烫脚。我说我给母亲带了一件礼物,要母亲闭上眼睛。母亲不知什么礼物,就把眼睛闭上。我把布料拿出来,披到母亲身上,然后数一、二、三,让母亲睁开眼睛。母亲一看我为她买了一块布料,欢喜得像小孩似的,用一双粗糙的手将那布料摸了又摸,舍不得放下。母亲可从来没有摸过这么好的布料啊!看着母亲那幸福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母亲还是那样年轻!

母亲将这块布料亲手做成衣服,放在箱底,只在逢年过节或走亲戚时才穿上一回。每当有人夸赞这件衣服时,母亲都要告诉人家:这件衣服是儿子为她买的!那眼角眉梢所透露出的是无限的幸福和喜悦。



去游汀村的石板路是沿着溪边的,连着古老的九回桥。朱熹当年站在九回桥的桥亭里,汀水溪畔绿荫如盖粉墙黛瓦的村庄是否隐约可见呢?婺源春天的景象生发得快,激荡、酣畅,山野田地一天变一个模样。之所以选择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从九回桥走进游汀,我是想与朱熹八百三十七年前去拜访张敦颐的日子有个重合。然而,游汀村一路上夹杂着电线杆、蔬菜大棚的田地,自然要比朱熹去的时候少了一份纯粹。朱熹少年得志,十九岁考取进士后(绍兴庚午年,即一一五〇年),便回到婺源故里省亲祭祖。他此次去游汀,完全是一次私访——答谢张敦颐代读祖田。

春望

江西省婺源县文化馆 洪忠佩

张敦颐的家在游汀村,他是绍兴戊午年(一一三八年)从九回桥离开村庄考中的进士,年龄比朱熹要长三十多岁。张敦颐在剑州(福建南平)做官,与朱熹的父亲朱松关系友好,常有来往。朱松离开婺源去福建时,因为家境困难,不得不将祖田进行典当,以筹措搬家的费用。朱松去世后,张敦颐回到婺源,出资把朱松典当出去的祖田赎了回来,并写信告诉了朱熹。“建炎庚戌文公生焉。同郡张侯敦颐教授于剑,邀与还徽。而吏部(指朱松)之来闽,质以先业百亩以为资,归则无以为食也。张侯请为赎之,计十年之入,可以当其直,而后以田归朱氏。”(元初虞集《朱氏家庙复田记》)当时,朱熹年少没有成行。这次去游汀,朱熹是要面谢张敦颐,并将赎回的祖田交付族人。祖田的收入用于祖墓祭扫和修缮。百亩祖田的赎金,对于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应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朱熹当时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甚至有些沉郁,因为,从张敦颐赎回祖田契约的那天起,到他上门答谢已是六年后的了。

近三十米长的九回桥,始建于宋代,石拱、木桥亭,历史上经过多次修缮,最近的一次维修已是二十多年前。九回桥上,汀水溪缓缓流淌。汀水溪的外围,便是桐坑畈与连绵的山峦。溪不阔,但澄澈,面对一溪的清幽,我想游汀村名的由来,与这清溪是有关联的。从字义上看,“汀”的意思就是水边的平地。从唐代建村开始,游汀就离不开汀水的滋养,地面的平坦、阔大,有“四门”和“六村”(四门即方、胡、张、许四姓,而六村则指新宅、正坞、洪村、塘下、北楼、焦园)。在这里曾经繁盛“千烟之村”。在游汀村,张敦颐与其兄长张敦实(绍兴乙卯年即一一三五年进士)有“双贤”之誉,他们留有许多旧事美谈,却没有留下一笔一划。尽管,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游汀张敦颐的墓地出土了青花瓷盖罐、寿山石手锤、砚台等文物精品,仿佛游汀与张敦颐之间却隔着一重荒芜……山边一树树亲已经买好了,这是一条淡粉色的方巾,其间夹着金色的细线条,那时我不懂什么是漂亮,母亲把它系在我头上很暖和。她高兴地看我说,回家吧,问我怎么又跑到巷子里了,没等我说话,她仔细地看看长长的雨巷,再看看巷口东边外婆的老屋,轻轻地叹气,拉起我的手走了。

灿烂如雪的野樱桃花,点缀在蜿蜒起伏的绿色中,一簇簇流金涌动的油菜花,向着村庄的方向铺展。我想,朱熹在溪水潺潺的游汀村贴近一片春色时,将闻到怎样轻盈的芬芳?朱熹与张敦颐都是亲山爱水的人,如果他们在一起不吟诗赋词,似乎不合情理,遗憾的是直至今天,我都没有读到他们为游汀村写下的诗赋词章。而朱熹与张敦颐,都是婺源文脉的源流,他们把一生的认知、学识、思想,都写进了自己的著作里。在婺源,古代著书最多当数朱熹(收入《四库全书》四十部),每一部都是理学的浸润与回声,张敦颐紧随其后(收入《四库全书》三十九部),他的史地杂记——《六朝事迹编类》,上溯吴越,下至唐宋,有着较高的存史价值。或许,对于游汀村与村人的记忆,宋朝的人和事都太遥远了,都成了村庄隐匿的密码。朱熹与张敦颐在游汀村的雅集,是被时光带走了吗?

“绿涨平湖水,朱栏跨小桥。午弯千载事,历历在今朝。”朱熹的《咏归桥》,应是他辞别张敦颐归途的吟诵吧。在朱熹人生的旅程里,他只两次回到家乡婺源。朱熹与婺源的有关胜迹标示是朱氏一世祖墓、虹井、廉泉、文公山、文庙、书院,而他去建村开始,游汀就离不开汀水的滋养,地面的平坦、阔大,有“四门”和“六村”(四门即方、胡、张、许四姓,而六村则指新宅、正坞、洪村、塘下、北楼、焦园)。在这里曾经繁盛“千烟之村”。在游汀村,张敦颐与其兄长张敦实(绍兴乙卯年即一一三五年进士)有“双贤”之誉,他们留有许多旧事美谈,却没有留下一笔一划。尽管,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游汀张敦颐的墓地出土了青花瓷盖罐、寿山石手锤、砚台等文物精品,仿佛游汀与张敦颐之间却隔着一重荒芜……山边一树树

今晚,我只举起一杯花香(外一首)

宁夏青铜峡市文化馆 王天亮

闻着长安古道的蹄香
我失魂落魄地翻遍唐诗宋词的院墙

轻轻踮起发软的脚步
唯恐惊了天上文静的月亮

喝着李白剩下的美酒
啃着杜甫遗留的牛肉骨头
摘下金光闪闪的诗歌
镶嵌我荒凉贫瘠的院墙

看着魂牵梦绕的美月
我碰翻了花间词里的一壶美酒
踩着古典诗词铺出的星光大道
今晚,我只举起一杯花香

桃花也会出墙

暖风把夜色灌醉
清高的玻璃也感觉一阵阵的眩晕
出墙,不再是杏花的专利
其实桃花也很会跟风

迎着漫天翻飞的花絮
我想扎根在桃花源里
抖出李白当年的一身傲骨
在对酒当歌中弥补几段丢失

就着漫天的星光
我把撕碎的乌云吞下
盘坐桃花蕊中
我把春光揉碎在诗里

崖寨婚礼

云南省峨山县文化馆 普飞

在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之南,有三个彝族村寨建在一条山泉两面的山崖上,分别叫做地拉模、大法那和小法那。其中“地拉模”仍沿用彝语“地拉模”做村名,汉语“大法那”和“小法那”则是借用原先的彝语村名“肥列模”和“肥列若”。彝语的“肥列模”和“肥列若”,汉语意译是“大崖寨”和“小崖寨”。

这天,小法那有一家彝人的儿子娶亲,他们家邀请的客人中也有我家,我便同家人从三十公里外我那个叫万和村的村子,赶到小法那崖寨来做客。

这是莽莽群山中一个角落,娶亲保持着传统方式。下午四时,天一亮便赶路去娘家迎亲的车队,从一百公里外的新平县夏洒镇返来了。新郎披挂挂在新娘家镇亲时由岳父岳母挂上的两条长长的挂红,与陪郎一起在村口下了轿车,紧接着穿着花腰服饰的新娘也与伴娘下了第二辆轿车。新郎和陪郎并排在前,新娘和伴娘并排后,踩着铺在路上的碧绿松毛,踉跄着一户比一户高的村道,向新郎家走去。后面是从几辆面包车上下来的送亲队伍,他们男男女女,抬着岳家送给的柜子呀箱子呀衣物呀等陪嫁物品,跟着前面的

新人们到新郎家去。

这是个极其偏僻的地方,过去没修公路时,什么货物都要人背马驮,而且走的都是崎岖山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峨山小化念坝发生土匪暴动时,有一股土匪在化念坝杀害了共产党的一些干部,然后逃到小法那躲藏,他们满以为共产党的剿匪队不知道小法那这个建在山崖上的寨子,万没想到人民解放军竟能摸到这里,包围歼灭了这股土匪。

共产党派出新的干部来到了这里,帮助这里的彝族山民发展生产。但不管怎样发展,这里都是依山而辟的梯田,靠挖沟架槽把山泉水引来灌溉。遇到旱灾,山泉干了,全部梯田就只能种荞子、包谷、芋头等杂粮。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这里的山民向外地流动了,在我那万和村,就有地拉模的一位妇女在丈夫病故后带着八岁以下的三个儿子,投奔到我们村的一独身男子家来。一直到八九十年代,还有人向外逃。也是在地拉模,有两家的儿子都是独儿子,他们竟留下姐妹来照顾父母,自己跑到地处平坝的玉溪做了别人的儿子,如今早已在玉溪结婚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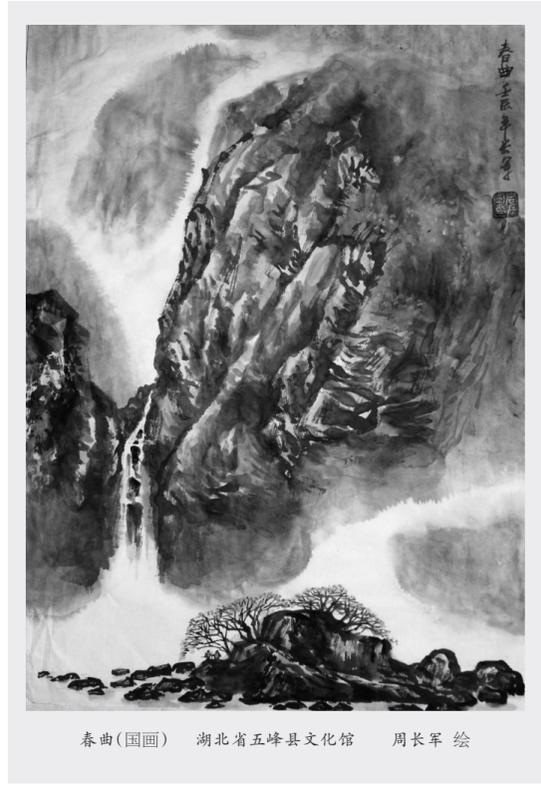
此后无论地拉模、大法那、小

法那的青年男女,都大批大批地跑到遥远的昆明、广州、深圳等地打工,有的竟声称不再回家乡这三个村子来了,要永远在外地落户。

今天娶亲的小法那的这个小伙子,他和新娘也是在外地打工时认识和恋爱的,万没想到他俩竟出人意料地回家来,在小法那结婚。据说许多人探问他俩怎么会回到家乡时,他俩回答:“老人们告诉我们青年人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们国家时兴于都下乡上山,帮助农民开山辟田,发展生产;以后变成号召农民放弃田地,进城打工或经商。想起老人们的话,我们想,以后这些挤在城里的农民碰到了种种困难,就会想起还是家乡大有发展前途。那么,我们就趁早回到家乡,发展粮业、林业、竹业、果业、畜牧业、药材业和蘑菇等等行业吧。城里的工业和商业还得靠农村的农业养活呢。”

传统的娶亲结婚一共请客三天,第一天接新娘进门,第二天拜堂迎亲,第三天让所有的人跳舞唱歌。

我在老家万和村还有一些事情,我可不能在这里呆上整整三天啊!我便乘坐也来小法那做客的一位亲戚的重庆长安面包车,回到我那也是农村的家了。



春曲(国画) 湖北省五峰县文化馆 周长军 绘

文化系统作者专号

雨巷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文化馆 张凡玉

像是一曲幽怨的词牌。石板经不起历史的风雨,已经有了浅浅的歉意,那笑意中斟满了今天的雨水,船上还有小狗跑来跑去……那情景好似江南水乡。下了桥走一会儿就到外婆家了。她的南侧就是那条长长的石板巷子。能第一次踏进这巷子跟那场初冬的小雨密不可分。头一天还是冬日暖阳,第二天却下起了小雨,天空暗暗的,雨丝密密地斜织着,我坐在母亲的腿上,望着门外的细雨失落起来。外婆看出了我的困顿,让母亲带我出去走走,说可以到过去老邻居谢姥姥家玩。我是不知道谢姥姥是谁,能带我出门玩就好。我立刻从母亲身上下来拉起她就向门外跑,母亲撑着一把黄色的油布雨伞,而我兴奋得连伞都不愿打了,故意让小雨淋在身上。

头一次看见那么好看的石板雨巷。这是一条长长的用青色石板铺就的巷子,光滑整齐的石板错落有致,在雨水的沐浴中发出青幽幽的光,静静的雨巷,诗一般的意境。雨巷飘落的雨滴击打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看,总觉得与我们乡下的邻居怎么不一样呢?

最有趣的是这里每户人家门前都有一个方形或圆形的石头框,框圈围,母亲告诉我说那是下水道的水池沿。这些石头或是黄白色或是暗红色的,点缀在石板雨巷两侧竟是那样协调。我一看过还要对母亲说哪个大一点哪个小一点,并且要求回到乡下也要换个这样的下水道。那时也要这样的要求也不算过分吧。母亲总是笑着提醒我别把脚下的布鞋弄湿了,我还是不依不饶让她答应我。

又过了一天,天晴好了,我们该走了。一出屋风好冷啊,母亲下了好大的决心决定给我买一条围巾,当她进杂货店时我又跑进昨天来过的雨巷。冬天阳光下的石板巷子别有景致,老屋厚厚的青色砖墙上还留着大片被雨淋湿过的印子,乌黑的房顶,青凌凌的石板,还有昨天调皮的小狗,整条巷子就是一幅充满诗意的中国画。大自然是个了不起的画师,不过有时也有败笔的瞬间,就着时间的主人怎么来修复它了。母



我从小认识阜阳是从这条石板雨巷开始的。整个城市的概念在儿时的记忆中就是一条长长的巷子,两侧是清代民居,还有巷口那家杂货店,以及柜台上玻璃罐里花花绿绿诱人的糖果。这一切让我觉得城市的雨天怎么那样有趣,那样不一般呢?

那时候,由于历史原因父亲要到乡下劳动,母亲没办法也跟着下乡了,他们却失去了工作。乡下的生活很艰苦,父亲十几年后才恢复工作。母亲倘若要来城里看看父亲只能住外公外婆家,因为父亲只有一间办公室兼居室。每次母亲来我们几个都要随着来,可是哥哥姐姐都要上学,那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记得从车站下了汽车,要过洋桥,也就是今天的泉河桥。过去的洋桥桥面不足十米宽吧,高